



花 之 死

隔壁搬來母女兩人，我每天經過她們的庭院，總見那女孩坐在窗內，大約十三、四歲，那雙如深潭般的大眼睛，常注視著窗外，讓人覺得其中包含太多幽怨與神秘。

漸漸的，因為進出次數增多，我們由點頭微笑而熟稔了，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雪蓮，當我問她為何不到陽光下走走，她翻開覆蓋在腿上的氈子，我幾乎驚叫出聲，那左腿膝蓋處，腫脹得像個小西瓜，我問：「怎麼會這樣？」她黯然回答說：「媽媽不告訴我病情！張姊：我猜我大概活不久了！」

「傻孩子，有沒有看過醫生？」

「上個月才出院呢？爲了這病，連房子都賣掉了，媽媽說，等湊足了錢，就讓我開刀。」

我除了安慰，對她的病也是一無所知，以後認識了她母親，那是個三十來歲的婦人，臉上的皺紋與愁容，顯現爲生活奔波的痕跡。透過她的母親，我終於知道雪蓮得的是骨癌，而且癌細胞已經擴散。因此我對她除了關懷，又多了一份憐憫，然而每次見面，總覺得她比以前一天更消瘦，似乎是隨著日子而日漸憔悴。

一天，下午沒課，我悠閒的走在回家路上，路旁不知何時開了許多藍色小花，想到雪蓮最喜歡藍色，就順手摘了兩三朵，當我興高采烈地把花遞到她面前，她一時愕然，然後接過手來，無限憐惜地撫著花瓣說：「張姊，爲什麼要摘下它們？」

「妳不喜歡嗎？」

「不，這是我看過最美的花，可是它們在枝上能活很久，在我的手裏卻很快就會枯萎的，可憐的花……」

小楊

看她那麼悲觀，想是對病情已略有所知，我於是安慰說道：「這些野花開在路旁，沒有人去留意它們，花若有知，能得到知己的採摘，應該會很高興，它若無知，豈會爲生命的長短而煩惱呢？生命的價值，不在於時間的長短，有時候刹那即是永恒。」

「刹那即是永恒！」她喃喃唸著。

由於我忙著準備考試，到同學的宿舍擠了一個多星期，考完後，經過隔壁庭院時，卻不見那小小的身影，意識裏有不祥的預兆，我急忙敲著她們的門，開門是雪蓮的母親，臉上淚痕猶在，她說：「雪蓮三天前過逝了，臨死前不斷唸著『藍色的小花……藍色的小花』，張小姐，妳懂這句話的意思嗎？」

我再也忍不住眼淚，飛快的跑出庭院，去尋覓那些被遺忘的小花，然而花藤下不見藍色踪影，是被秋風摧殘？或痛傷知己之死而凋零？

最高

勇仔

極短篇

小李，雖爲大一新生，但因能力強，人緣佳，因而活躍於學校各大社團。這次爲班上舉辦兩天一夜的清境農場宿營，憑他八面玲瓏之外交手腕，一、二天就把一切手續接洽妥當。

出發這天，更是他又一次得意自滿的開始。一路上大夥們又唱又鬧興緻極高昂當然小李一他更是不在話下。

隔天一早，小李率領同學們前往「步步高昇」看日出。在澀澀地寒風裏，同學們大多是縮頸、拳躬、靜靜地等待那萬丈光芒的一刹那。忽而有人在爭論那座山最高，自然地小李也湊上一角。在小李正以視覺、物理學……種種理論力爭之當兒，卒然有一女夥伴微微道著：「當你認爲這是最高時，一定有比這更高的。」頃而，小李，驀然回首，有說不出之訝然與慚愧。